

纳兰性德研究论丛

王建
苏国安

主编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纳兰性德研究专栏三十年选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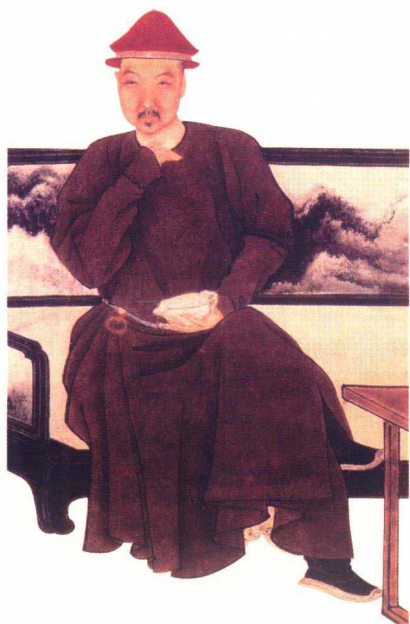
 天津古籍出版社

纳兰性德研究论丛

王建

主编

苏国安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纳兰性德研究专栏三十年选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兰性德研究论丛：《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纳兰性德研究专栏三十年选集 / 王建，苏国安主编.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528-0280-1

I. ①纳… II. ①王… ②苏… III. ①纳兰性德—
1654~1685—词(文学)—诗歌研究—文集 IV.
①I207. 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564号

纳兰性德研究论丛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纳兰性德研究专栏三十年选集

出版人	张 玮
作 者	王 建 苏国安
责任编辑	门 辉
装帧设计	鞠佳美
出版发行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http://www.tjabc.net)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14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开 (787×1092 毫米)
字 数	808千字
插 页	4
印 张	38
定 价	118.00元

纳兰性德真切自然的词是成就中国少数民族和谐发展的宝贵成果，是中华民族统一家园的共同财富！

陈锦华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题词

題納蘭《飲水詞》絕句三首

應陳子彬先生之囑

喜同族裔仰先賢，束髮曾耽絕妙篇。
一種情懷年少日，吹花嚼蕊弄冰絃。

混同江水舊知名，千古蒼茫幾廢興。
休向平生問哀樂，從來心事總難明。

經解曾傳通志堂，英年早折詎堪傷。
詞心獨具無人及，一卷長留萬古芳。

葉嘉莹敬題

二〇一〇年十月于天津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诗词学家叶嘉莹先生题饮水词绝句三首

西風一夜剪芭蕉
倦眼經秋耐寂寥
強把心情付濁醪
滴離騷
愁似湘江日夜潮
納蘭詞調考憶孫
年五癸巳秋暮值性法研究論之遙定稿之前率爾書此
關闕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滿族書畫家、
原納蘭性德研究會會長關闕先生書納蘭詞






北京市社科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研究员
题满文“清代词林大家”

誰念西風獨白
涼蕭蕭黃葉開
疎窗沉思往事
驚心殘夢重
時得昏睡被酒
消得春睡重
時得春睡重
時得春睡重

右錄納蘭容若浣溪沙一闕納蘭詞以感情美觀手見
稱此詞已盡蘊氏詞以隱聲之筆之妻婉之意令人不忍
卒讀時癸巳秋暮於鼎梅南窗姚遠書記

承德市书法学会会长姚远书纳兰词

今古河山無定據
畫角聲中牧馬頻來去
滿目荒涼誰可語
西風吹老丹楓樹
從前
幽怨應無數
鐵馬金戈青塚黃昏路
一往
情深幾許
深山夕照深秋雨

盡日驚風吹木葉
極目嗟峨一丈天山雪去
丁零愁不絕
那堪客裏還傷別
若教
客愁容易輟
除是朱顏不共春
銷歇
一
帶鄉書和淚摺
江閨此夜團團月

右錄納蘭詞蝶戀花二首
癸巳冬樵者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人事处副处长陆松奎书纳兰词

纳兰性德研究论丛

编委会

主 编： 王 建 苏国安

副主编： 于佩琴（常务） 李 洁 任健姪

编 委： 孙景龙 石勇妮 毕国忠 李晓峰

序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是要把他们刊物近三十年来所登载的纳兰性德研究论文汇集一处,编纂成书。我当即表示:“太好了!”对方随即便向我索序。我略作迟疑,还是答应下来。

纳兰性德研究,时至今日虽还远未达到像“红学”那样的显赫程度,却也初步做到了硕果满目、专家云集。我个人却对这一领域奉献颇少,要应下写序这一差事,先就得问自己一句“何德何能”。但稍转念,是了,仅从多年来该刊兢兢业业创办及浇灌这方纳兰性德学术园地之见证人的身份出发,我也责无旁贷地该有所言表。

1985年,恰逢清代杰出的满洲词人纳兰性德逝世300周年。那时正处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之际,学界内外的纳兰性德爱好者纷至沓来,都期待把纳兰研究这把学术之火点燃起来。是年夏秋之交,在承德避暑山庄相当有名的烟雨楼头,由《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辽宁大学中文系、承德地区文联等20家单位联名发起主办了“纪念纳兰性德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的承办单位,就是今天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前身——承德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会议开了四五天,就普遍关心的纳兰性德经历交游、人格情感、思想方式、著述种类、艺术特征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切磋与争鸣中,共同完成了一次纳兰研究的崭新启动和总体展示。

记得,就在那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承德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主编即向与会者郑重宣布,为了持久推进纳兰性德学术研究,该刊将辟出较多版面,长期坚持刊载纳兰性德研究论文,争取由此而形成该刊的一项特色。我跟身边的与会者都很为这一宣布而鼓舞,也深知要真正兑现此承诺需要走一条多么艰辛遥远的路。

弹指瞬间,四分之一世纪匆匆飘逝。作为见证人之一,我真切地目击了这家学术期刊多年如一日,在纳兰研究方面广泛联络专家、热忱扶持新人、持续推出佳作、不断开拓前景的可贵作为。我钦佩甚至是倾倒于他们的毅力与使命感。

今天摆在大家眼前的这部《纳兰性德研究论丛》,收有各种论文90篇,乃是他们不懈苦干为纳兰性德研究付出巨大心血的最好注脚。

纳兰性德,是出现在17世纪下半叶中华文化核心舞台上的一位有满洲贵宦家族背景的年轻“阿哥”,同时他又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词人之一。他出生前20年,所隶属的人数寡少且经济文化较中原落后得多的满洲民族,刚入关定鼎建立新兴的清政权,却能

在短短 30 周岁的生命空间里,创造了如此之多的文化奇迹,释放出如此炫目的艺术光华,实令其同代人及身后一辈辈感觉异讶。纳兰性德生命的冲力和魅力,为后世的学术界,留下了颇多的待解之谜。

纳兰性德身处满、汉两极文化相互间交通、折冲异常剧烈的大时代,满洲人率性尚武、“国语骑射”的传统禀赋,到其身上凸现出转捩点的深刻征象。这项转捩,使之登临了与汉族文坛巨匠比肩的位置,却并没有让他一举变作一介中土宿儒。他的词集,起初命名为《侧帽集》,分明带有赳赳武士耀显与张扬北方骑射民族精神气度的自得心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感受的叠加,后来他把自己的词集换了名字,改为《饮水集》,则是取佛教禅宗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含义。纳兰性德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历史上特殊敏感的一个人,他就像一尾由冷水流乍然游入暖水流里的鱼儿,“冷暖自知”中的“自”字,融进了难为他人明说的感慨。窃以为,有关纳兰性德生涯与艺术的诸多谜底,或许都与满、汉文化的大交流、与满洲文化“次生形态”的构建打造,有些明里暗里的连络。

多年来,我们的纳兰性德学术已然形成一种好的风气,即研究队伍里充分包容着汉、满等多民族的学人,研究方式上亦收纳有涵纳满学在内的多元文化视角。一项共识已经形成:只有宽怀倾听多种声音,纳兰研究才会长风破浪持续跃进。

我国现有 56 个兄弟民族,它们的各自历史都宛如一条自成体系的漫漫长河。各民族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不同的文化心态,是天然的社会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把该民族从遥远的洪荒时代送到今天,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可思议的。假如我们对各类民族文化观念有些比较切实的体认,也许就会对中国文学的若干体现民族特质的现象,表现出深入的敏感与悟性。要发现各个民族的文学独特质素,得从包容尊重其文化的特异性开始。把某些民族的文学误解为另一些民族文学派生物的态度,怕是不大对头的。

就历史来看,所有国内单一民族(包括中原民族和边地民族)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学作为诸民族间精神文化接触中尤其易感的部分,会在不同民族的过从中,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正像“金无足赤”一般,在古往今来愈见出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进程中,似乎可以不再指望会辨认出某一民族的某一作品,还属于纯而又纯“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模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对迄今为止多民族文学交流结果的恰当比拟。

我们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互动的历史,往往看到,汉族作为中原地带发祥极早且文化始终领先于周边的民族,其文学对许多民族的文学都有过不容置疑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承受了处在中心文化位置上的汉族文学强势的辐射。不过,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中,也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接受汉族文学的单向给予,少数民族文学也向汉族文学输送了有益的成分,它们之间的交流,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交相授受的特征与情状。中华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齐驱精进,早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

科学的文学史观之拥有,其中当然需要包含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之确立。在新时代的

文学史家头脑里,中华民族是由56个兄弟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的文学是由所有现存的以及曾经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的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的,这根思想上的弦儿是不可以松动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链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汇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

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大多数并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然而,希望他们也都要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却并不为过。试想,作为当代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出身的本民族文学研究家,不了解《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显然是不成的;那么,汉族出身的文学研究家呢,假使对《玛纳斯》《格萨尔》《福乐智慧》等少数民族的著名作品一概不知,对满族作家老舍或者苗族作家沈从文文学当中的民族特质毫无察觉,大约也会在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学的时候显出偏差来。而确立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家,在从事学术工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在诸多的文学研究对象中间,去寻觅探讨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意蕴。他们面对某些受到兄弟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作家,不会轻率地做出“一元化”的判定,面对某些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用汉语文写出的作品亦不会武断地给出研究对象“彻底汉化”的答案。研究家们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否,得到益处或者受到损失的还是其自我。

自古以来人们大多只知道中国的文学就是汉族文学,因之也就出现了许多人头脑里“中国文学等于汉族文学”的错误印象。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各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作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顺理成章地被发掘出来,还得到了有效地研究。今天,再想撇开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而谈论中国文学,已经是不太可能的和不合时宜的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系列佳作,与“汉族文学”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已成为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内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可能需要通过比较长久地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好在,我们的学术界接受过了各种新鲜思想的洗礼,不再那么坚持几十年前的保守乃至僵化的思维。

总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会浑然汇通。也许到了那时节,人们会满意地看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已经很自然地,深入于每一位文学研究者的精神世界之中。

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些话,其后面的部分明显有点儿“借题发挥”,是借纳兰研究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是耶非耶,尚希方家指正。

权以为序。

关纪新

2010年初秋,于京华垂杨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原主编)

纳兰研究三十年概述

于佩琴

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满族文学家、词人。他自幼聪慧好学,长而博通经史,曾有积极用世的抱负,更向往温馨自在、吟咏风雅的生活,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诗、文、赋皆有佳篇,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的词作,把原属个人的哀怨融扩为带有普遍性的人性抒发,具有独特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独树一帜,深得后人喜爱。这个像谜一样的人物,在清代就曾引起诸多文人学者的关注,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受到冷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纳兰性德及其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纳兰性德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纳兰性德研究的热潮。

一、纳兰性德研究历程

(一)纳兰性德研究热潮兴起

承德是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是清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又是满族聚居地。坐落在承德的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许多纳兰性德研究的爱好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院十分注重地域文化研究,把深入挖掘清朝历史和清代文学遗产,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1985年7月,全国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来自十一个省市的11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部分教师参加了会议。会后《承德师专学报》开辟了纳兰性德研究专栏。此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与承德市纳兰性德研究会携手合作,广泛联络各地学者,积极参加并组织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建立纳兰性德研究室,连续刊发纳兰性德研究的优秀文章,引起了纳兰研究热潮。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凸显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术研究的民族特色,不仅加强了学术交流,繁荣了民族文化,还活跃了学院学术研究的氛围,扩大了学报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从而提升了学院的整体形象。

(二)纳兰性德研究专栏

纳兰性德研究专栏是《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的前身《承德师专学报》(1993年更名为《承德民族师专学报》),于1985年第4期开辟的,时任常务副主编樊淑媛。此后每年第四期均设此专栏,迄今已连续出版29期(1991年出版专辑1期),截至2012年,共刊发论文173篇,近140万字。纳兰性德研究专栏设置的宗旨,在于为纳兰性德研究者提供一个发表学术

成果的园地,比较全面、集中地介绍国内外纳兰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从而提升刊物的学术品位,彰显民族特色,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目前,该专栏已成为纳兰性德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广大学者专家了解纳兰性德研究的重要窗口。《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自1981年创刊以来,就十分重视满族文学的研究。该专栏以其上乘的学术质量,丰硕的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好评,成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和亮点。《高等学校文科学报》1987年第2期在学报专辑专栏中,对纳兰研究专栏做了专题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和收入目录索引一百多篇。台湾学者李凤仪来信说:“你们喜爱纳兰,我也喜爱纳兰,共同的文化,拉近了我们的关系。”青年学者李嘉瑜也盛赞该学报的纳兰性德研究专栏,称之为“纳兰研究的重地”。这两位学者的心里话,使我们感到,纳兰研究促进了海峡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在纳兰性德学术研究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社会影响,纳兰性德研究专栏也分别被评为“全国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和“河北省高校学报特色栏目”。

(三)纳兰性德研究机构

根据1985年纪念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的提议,承德市纳兰性德爱好者于1986年1月成立了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选举布尼阿林为会长,关阔、白鹤龄、铁男为副会长,陈子彬任秘书长,端木蕻良等为顾问。第二任会长是关阔,铁男、罗星明、白鹤龄、高亢等为副会长,陈子彬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培效等为副秘书长。1991年聘请楚庄(民进中央副主席)为名誉会长。研究会成立后,分别在1986年6月、1988年1月和1991年10月召开学术年会。第三次年会决定在国内发展通讯会员。学会骨干会员多为我院教师,常务办事机构挂靠承德师专学报编辑部,负责日常管理工作。研究会积极搜集、挖掘和整理有关资料,广泛联系会员,推荐优秀稿件,还对纳兰性德研究专栏给予资助,对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的纳兰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楚庄先生作为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出席了1991年年会,并提出了“纳兰性德现象”这一命题。他在《“纳兰性德现象”试说》中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一是纳兰和汉族文人特别是贫士的交往与友谊;二是纳兰作为一个满族文人对汉文学乃至华夏文化的投入和贡献。文章认为,在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尽管许多封建统治王朝推行反动的民族文化政策,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和有识之士,都愿意并致力于各民族的交流与友谊,在保存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都对形成发展共同的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而这方面在纳兰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中,都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对此楚庄先生称为“纳兰性德现象”^[1]。1997年8月,研究会又与台湾历史文学学会联合主办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来自各地学者98人出席,包括台湾学者23人,收到论文43篇,其中纳兰性德研究是重要议题之一。纳兰研究的新成果,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海峡两岸学者汇聚一堂,交流研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尚属首次。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新华社、《光明日报》、《河北日报》、承德电视台等都做了大量报道;《民

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刊载了伊澈的综述文章;《两岸关系》在1997年第5期也报道了此次会议情况。

2005年,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成立了纳兰性德研究室,有成员十余人,主任李晓峰,现任负责人是毕国忠副教授。该研究室在学院科研处的领导下,于2006年与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在承德举办全国性的纳兰性德学术研讨会,八十多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三十多篇。原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先生出席并讲话。学院还聘请纳兰性德与满学研究专家赵秀亭、关纪新、赵志强、关阔等为我院特聘教授。该研究室注意吸纳青年教师参加,积极争取科研立项,促进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目前正在对当代学者很少涉足的纳兰性德的文章进行点校和注解,希望通过对纳兰性德多方位的研究,进一步探讨语言、文学以及文化在民族交融,尤其是在满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二、纳兰性德研究成果

三十年来纳兰性德研究内容丰富,成果卓著,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纳兰性德生平的研究

《清史稿·性德传》是记载纳兰生平的权威史料。研究纳兰的生平,离不开对历史文献的解读,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学者们从多方入手,广泛搜求,从纳兰的创作以及友人的著述中寻找蛛丝马迹。深入考证,论辩争鸣,各抒己见,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取得了一定成果。高亢先生从注释入手,简要地诠释与解说史传所载纳兰一生的主要经历及创作成就。而赵秀亭、冯统一的《纳兰性德行年录》则逐年记录了纳兰一生的经历与行迹。对纳兰性德初任康熙侍卫的时间,学界认为是康熙十五年(1676),赵秀亭先生撰写《纳兰成德康熙十七年始任侍卫考》^[2],认为纳兰始任侍卫的时间应该是康熙十七年(1678),而非十五年。从康熙十五年登第之后,纳兰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待业期,他思想与创作的发展与这段时间的生活关系极大。更正纳兰任侍卫的时间,对纳兰研究可能具有牵动全局的意义。这些研究有利于人们深入、全面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纳兰。对纳兰墓志铭的考辨、校读,是研究纳兰生平的重要线索。陈桂英先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她详细考察了徐乾学撰写的《纳兰君墓志铭》四种版本的异同,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与特征,并对《纳兰君墓志铭》拓本中的文字差异做了翔实的考辨^[3],启发了人们的思路,促进了研究的深入拓展。赵秀亭、冯统一、高亢、陈子彬等学者对《纳兰性德年谱》、墓志铭做了补遗、辨证、编年等工作。另外,在研究纳兰生平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引发了学者的争论。其一是关于觐梭龙的论辩。纳兰性德生前多次随扈出巡,并曾出使梭龙考察侵边情况,“觐梭龙”是纳兰生平中的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搞清梭龙的方位以及纳兰出使梭龙的任务,对了解与评价其生平及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个问题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学报专栏博采众长,营造出百家争鸣的宽松学术氛围。主要观点有:以陈桂英为代表的“东北说”,认为纳兰“觐梭龙”是去东北索伦;以马迺骝、

寇宗基、刘德鸿为代表的“西北说”，提出“觚梭龙”应是“奉使西域”；以任嘉禾为代表的“新东行说”，认为纳兰所觚的梭龙诸羌既不是东北边境的哥萨克，也不是东北喀尔喀，而是内蒙古的科尔沁诸旗。高亢则发表文章提出了“两次出使说”。陈子彬也发表了《纳兰性德“觚梭龙”方位里程考》。通过诸家的论辩，使矛盾的各个侧面得以充分显露，各家在诘难中寻求更令人信服的论据，这种争论无疑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其二是关于纳兰的爱情、婚姻状况。纳兰有妻室四人：卢氏、官氏、颜氏、沈宛。前三人记载确实，并无异议，对纳兰的情人中是否有一入官女子，姬妾中是否有沈宛其人等问题，刘德鸿、姚崇实、张一民、金宝森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二）关于纳兰性德作品的研究

纳兰的著述十分丰富，专家们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纳兰的全部著作。

1. 对纳兰词的研究

纳兰性德是清代最杰出的词人，现存词三百四十余首，他的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风格直追李后主，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深受读者的喜爱。对纳兰词的研究，学者们各自选取了独特的视角。纳兰词从题材上可分为爱情、悼亡、咏史咏物、边塞词等。刘甫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纳兰的爱情词；薛梅则对纳兰爱情词中的苦情咏叹加以探讨。悼亡是纳兰词引人关注的主题，宋培效先生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纳兰的悼亡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在以下几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第一，把悼亡词作为文学创作重要严肃的题材来对待；第二，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达到了统一与和谐；第三，通过悼亡抒发了一种纯真而高尚的人情；第四，运用了多样化的艺术手法^[4]。李嘉瑜的论文也是影响较大的一篇，他在论述了悼亡词的一些代表作家的创作特点之后指出，悼亡词发展到清初，在纳兰性德的笔下，不仅拓展了容量，在质量上亦有所提升。作者在分析纳兰悼亡词凄清词风的构成时指出，由爱情层面出发，是与原来的悼亡之作的最大的不同之处^[5]。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是日本第一位研究纳兰的学者。他考察纳兰词“有井水处即争唱纳兰词”的原因，肯定纳兰勇于突破当时词风，大胆与民间乐曲结合并自制新曲的创造性；分析论证了纳兰小令及慢词的特点，高度赞扬纳兰慢词的真率价值，赞赏纳兰的赠答和悼亡词，认为这是纳兰情真的精华^[6]。考证类以赵秀亭和任嘉禾为代表，《侧帽词》是纳兰早期词的结集，经赵秀亭考辨纳兰词中可辨识属《侧帽词》的作品约二十五首，对研究其思想与创作的变化发展有重要意义^[7]。纳兰是清初杰出的满族词人，他眷恋故土，热爱自己的民族，写下了不少讴歌满族人民劳动、狩猎、战斗和生活的诗词。布尼阿林先生，在关注纳兰诗词作品中浓郁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同时，还看到纳兰毫无民族偏见的磊落襟怀，赞赏他倾心学习汉文化、努力促进满汉团结，为巩固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局面做出的卓越贡献^[8]。任嘉禾考辨纳兰边塞词中用典与借境手法，借以表现对蒙古各牧区局势的关注和各族人民命运的关怀。别廷峰赏析了纳兰写景咏物的《梦江南》十首^[9]。马迺骝、寇宗基解读了纳兰的边塞词^[10]。除了对纳兰词宏观方面的论述外，汪龙鳞、伍宝娟、吕冰莹分别对纳兰词作